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二十一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趙四

為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無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寳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

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

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捄（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

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薜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

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劉作不曾）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劉一作呡）處於趙（劉作楚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劉作上大）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作偱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

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甘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民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陰一作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

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

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構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呡也使臣守約若

與國有背約者以四國攻之無背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内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

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衛交兩王王貴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彊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

收楚與韓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爍（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抓）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獘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

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劉作又）

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絶固危扶

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

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

陽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

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

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

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年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户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

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馬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

相望劉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内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蚠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令字

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

於奢不然使安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强為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廪虚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交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為武后所製字實䆠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埊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恧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埊又鶡冠子亢倉子皆有埊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放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劉本無為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人字之合也故效地今

聞趙莊賤張懃（劉懃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庄）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悉曾本無此注）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

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盧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盧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

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
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授天下
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授三公使夫
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
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
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

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法）有所謂桑（曾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劉作柔癕）者便

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曰月彫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

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絶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

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

諸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及）之茅舉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及）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黜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楚曾去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為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絶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

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一本去鬻字耳曰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宮一作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

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

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冣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顔冣遂滅趙

戰國策卷二十一

戰國策卷二十二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臯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内知氏遂亡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

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

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曽作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

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無而字不辟者此吴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形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巳一作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

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吴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巴一作）寧䙴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入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劉作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埊南有鴻溝陳汝

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黄煑棗海鹽無踈曾作海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埊方千里埊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廡廬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横人謀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

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乘字騎五千疋曾劉無疋字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説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埊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絶縵縵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専心并力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

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酸）酸棗刼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刼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為大

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虚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内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

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劉曾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旰夷劉作干夷為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内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

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埊廣矣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

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

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梏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知曾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

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絶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内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

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

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一作已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

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信曾作便 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内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衞為制事敗為趙

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曾題）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萆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無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埊以講於秦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内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

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孫作齎）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魏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

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牛之道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二十三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

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

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内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劉無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為助也曾劉無此注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右近左遠曾劉無此注

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曾作後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劉去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劉去身一本無利字而而字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

王致萬户邑於先生張儀説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蔷一本作黄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蔷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蔷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蔷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蔷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

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也字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索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子惠公一作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過山之一本無之字尾欒水齧其墓續云後語作欒水注盛弘之荆

楚記曰宜都縣有鬱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為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為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滈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鬱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末為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為漏流所漬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

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
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
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
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
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
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
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

强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為讎（曾作而無）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峚既已得峚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峚既已得峚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

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是故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於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

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

君韓呡周㝡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

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謂秉數鈞也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内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

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

太子中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内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将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為韓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将内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横樹之則生倒劉作側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曾去則字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

奈何代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疎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壐以魏之強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

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當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

今曾作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以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

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

（一作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埊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埊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

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埊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龎葱（孫作龎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龎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

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為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快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

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無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一作荆）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湟藝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二十四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戰國策卷二十四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本無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曾劉一作國事

寡人使寡人絶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

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

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

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臣字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史記作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

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睾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

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啟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續云史衛効單父秦兵已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

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

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

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内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内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

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

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

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
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髠曰齊欲伐魏能觧魏患唯
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
髠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
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
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髠言不伐魏者受
魏之壁馬也王以謂淳于髠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

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劉無不字便魏曾無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

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强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

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

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添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魏字）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作

患

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内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

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絶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所國）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魏與齊矣韓亡之後兵

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

餘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

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

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也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薛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曾作茹密乎臣為王不取也魏王

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壁假道於虞宫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强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子

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説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庳翟強也今齊王

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廩翟強以為佐何

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二十四